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谈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季羡林谈佛>>

13位ISBN编号：9787543062450

10位ISBN编号：7543062453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武汉出版社

作者：季羡林

页数：3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
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时间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
”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
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
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
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
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
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
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
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
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
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
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
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
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
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
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
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
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
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教员”。
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
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
100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佛教有辩证思想。

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
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
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出结论。
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最终发展到诃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的。
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传时间长，有的短。
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
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
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
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
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
“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
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了呢？
不，不，决不。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
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
但是，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
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
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
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
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
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
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
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
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
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至今快70年了。
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

然而结果怎样呢？
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
“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
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
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张皇无用，忧心白搭。
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
操之过急，徒费气力。
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
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
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
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
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
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也是一个例证。
　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
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一处，就有1700多所。
中国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
寺里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一走进去，恍如进入另一世界。
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
我感觉到，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
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
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
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
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
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
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
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
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
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
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
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
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

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我认为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见地。
《文史知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
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灵感，获得启发，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以此为契机，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释迦牟尼到底是什么人？
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中国佛教有倒流的现象？

《季羡林谈佛学》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在本书中，季羡林先生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并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現象来探讨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了佛教演变的规律，是中国人研究佛教的入门读物。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精通12国语言，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和散文家，也是国内外极少数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对佛教研究、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代序：我和佛教研究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释迦牟尼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浮屠与佛
再谈浮屠与佛
法显
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关于玄奘
关于《大唐西域记》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列子》与佛典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佛典中的“黑”与“白”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作诗与参禅
禅趣人生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
佛教的倒流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解决提婆达多问题，我想从分析佛典中关于他的记载入手。
现存的佛典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一家之言。
提婆达多是斗争的失败者，对于他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记载。
既然不真实，就必然自相矛盾。
这情况有点像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如果有的话）都已荡若云烟，今天要想了解他们，只能从他们那些胜利了的论敌的诬蔑不实之辞中去细心地爬罗剔抉。
对于提婆达多，我们也只能利用现存的佛典，剔抉其矛盾之处，然后努力摄取真相。
佛典中关于提婆达多的论述多如牛毛。
想全面地介绍提婆达多，困难不在于材料太少，而在于材料太多。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为基础来加以叙述（以下简称），于必要时采用一些其他佛典的说法。
实际上类似一部佛传，我只选取其中与提婆达多关系密切的事件加以介绍。
的梵文原文已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Gilgit）发现，但残缺不全，只剩下最后一段，对我们参考价值不大。
《破僧事》叙述提婆达多破僧的故事用的是典型的印度方式。
几乎是从开天辟地讲起，讲人类的出现、人类的逐渐堕落、私欲渐增，出现了争夺土地的现象，因而产生了国王（地主），中间经过了无数年代，出现了释迦种，又经历了不同的国王统治，到了师子颊王。
他生了四个儿子：净饭、白饭、斛饭、甘露饭。
净饭王生二子，长子即佛祖释迦牟尼，次子是难陀。
白饭生二子，斛饭生二子，甘露饭也生二子，长子是阿难（庆喜），次子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
接着讲释迦牟尼的诞生，用的也完全是印度方式，从睹史多天宫讲起，佛典中所有的佛传几乎都是这样。
在以下的叙述中，一方面竭力宣扬佛祖的神奇，另一方面又竭力渲染提婆达多的卑劣。
提婆达多与佛祖一败一胜，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中的。
佛祖与提婆达多的矛盾从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
太子（佛祖）学习乘马射箭，有博士来教，他的阿舅就说：“唯提婆达多本自恶性，无有慈心，愿请博士勿教妙杀之法。
”薜舍离城的居民向太子献宝象。
提婆达多出于嫉妒，打死宝象，太子把大象尸体遥掷城外。
太子挽弓射下大雁，提婆达多来抢。
后来太子厌倦人世，出家修道。
渡过弥伽（恒）河，到了王舍城附近的阁崛山旁野林中，修习苦行，同一群苦行者在一起。
他翘一足至二更方休，他五热炙身至二更方休，实行严酷的苦行。
但是，他不久就感觉到，这样苦行的结果仍然是天上人间轮回不息，“此是邪道，非清净道。
”（《大正大藏经》24，119b）他便毅然舍弃这种苦行方法，另寻其他途径。
他走到伽耶城南尼连禅河边，在这里实行另外一种苦行，想闭塞诸根，不令放逸，闭气不令喘息，结果身体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仍然不得入于正定。
只喝小豆大豆及牵牛子汁，结果身体羸弱，毫无所获。
最后他认识到，“此非正道，非正智，非正见，非能到于无上等觉。
”（《大正大藏经》24，121b）他决心舍弃苦行之道，吃了二村女献上的粥，恢复了体力。
他来到了尼连禅河东金刚地，坐在菩提树下，终于证无上正智，他成了佛。

编辑推荐

《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是季羡林佛教作品白金珍藏版，收录季羡林大师长达半世纪的佛教论著。
《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中国人研究佛教的必读图书，让您轻松读懂佛教。
季羡林之子季承首次授权出版，独家发布季羡林生前珍贵照片。
数百幅精美插图，用图解的方式解读佛学大师的智慧。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